

在圓圈裡沉默

從沒想過會回到這座校園，即使裡面的一切都曾在夢裡無數次投擲過來。

幾乎沒有什麼是一樣的，教室鐵門不再厚重如監獄，潔白嶄新的校舍，暗紅色的操場跑道被重繪成一圈夢幻彩虹。職員室的老師面目可親，在穿堂的大鏡子前，一群學生正忘我地舞動肢體，彷彿真有些快樂。唯有教堂牆上磚紅色的十字架提醒我，記得那些被圈禁的歲月。這裡始終是一道不分表裡的莫比烏斯環。

校園是由無數圈子構成的，劃分的同時我們也彼此重疊。其中一種圈子是這樣的：門口把風者一二人，吶喊助威者五六人，還需要身強體壯負責拉開者至少兩名，其餘人等則以中央對峙的兩人為圓心，築成一道人牆。圈內兩名主角先是相互叫罵罵娘，用言語作試探，身體探戈一樣地靠近又分開，終會有其中一人耐不住觀眾的吆喝，主動上前，或拉衣領，或推肩膀，無論如何，最終都是兩人扭成一團麻花滾倒在地，等待旁人上前拉開。

這是國中男校定期上演的鬥陣俱樂部，眾人各司其職，井然有序，儼然是一座專業片場，雖然劇目只有青春期的B級暴力動作片。

有研究指稱人類其實愈來愈不暴力了，這個說法令人寬慰，確實如今人們不會在街市口圍觀人頭落地而額手稱慶；也不再痴等絞刑架上的犯人如跨年日出那樣冉冉升起，暴力的行為少了，世界更加明亮美好。但欲望只會轉移而不會消失，暴力做為最原始的驅力，隨時躲在暗處湧動變形，等著以更文明的方式表現出來，像減肥者的代糖，甜度不變，熱量更低。

暴力有其存在的必要性，關押蠢動幼獸的國中校園，需要一套規則進行地位排名，一如《侏儸紀世界》裡脫逃的帝王暴龍，屠戮他族只為確認自己在這世界的座標。

於是暴力看似破壞，實則涉及秩序的建立。一篇猴群生態的報導上有這樣的句子——猿猴群體間的打鬥對於區分個體地位有明顯的作用——看來同為靈長目，人類在演化之樹上顯然並未歧出太遠。

如此說來，暴力就是一門無國界的語言吧，眾生都在受暴與施暴間誦習。做為一種溝通工具，暴力的優點是精準，幾乎沒有誤讀的空間。你不會錯以為搨巴掌是為了表達好感，區別只在力度輕重帶來的警告或嚴懲之別。而既是語言，學習上自然就有資質之別。

我的語言啟蒙來自家庭，父親於此道堪稱專家，我自小從他身上學到許多修辭的經典範式。三折肱而成良醫，學會疼痛，代表同時學會如何帶來疼痛；父親教會我，看似相同的掌摑，如何可以只傷及皮肉或讓半個腦袋陷入耳鳴暈眩；我記住衣架，也記住在肌膚上熄滅一支菸蒂會留下的疤痕形狀；還有別忘了骨肉相連，以無刃入有間，就像莊子說過的，關節處永遠都是弱點。

父親的淵博並非無師自通，據親友回憶，阿公在酒醉時會把孩子往死裡打——這是白描而非誇飾，而我確然也見證過阿嬤咒天罵地，**Rapper** 般隨口吐出星火四濺十五字經的場面。然而知易行難，我向來不是個優等生，即使浸淫在父親言教與身教中，卻始終停滯於聽與讀的階段，只有輸入，沒有輸出。大哥開蒙早，在高中時正式出師，那日他一拳把小弟的鼻子打扁，大量止不住的鼻血從客廳滴到浴室，像一條紅毯，通往暴力的成年禮。兩人像遇見初潮一樣手足無措，那一刻，我彷彿看到語言相通的祖孫三代合力蓋起一座巴別塔，那是高聳天際的，恨的螺旋。

在家雖不成大器，但在學校，多數人和我一樣只作壁上觀便能滿足。畢竟傷害人也是講天分的，圈內與圈外有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線。

美國軍方一項研究顯示，二戰時美國士兵主動開槍的比例僅有 **15%**，也就是說，即使受過軍事訓練，在生死交關的戰場上，仍有 **85%** 的士兵無能進行殺戮行為。後來美軍以此為基礎改進訓練模式，例如將槍靶改為人形，加強刺刀搏殺的訓練頻率——現代戰爭絕少近身肉搏了，這些訓練旨在讓士兵能夠毫不猶豫地跨過「那條線」——舉槍，瞄準，讓透過膛線高速旋轉的鉛彈，在他人肉身上開出一朵朵彼岸花。

開槍便算及格了，但也僅是及格。非母語人士多年反覆操練單字語法，最後多半也只能達到初級會話的程度。

國小畢業後，母親聽了班導的建議，讓我考進一間天主教私立中學。私立學校向來強調治學謹嚴，教會體系更擅以嚴格周密的校規馴養學生。學校離家遠，我得六點出門，搭上公車後一路昏醒，直到通過一座長天橋，就能看見學校的高牆，以及高牆後邊的那座教堂。進校門前便能看見教堂牆上的彩色瓷磚畫：一名長袍男子雙手張開如鵬鳥，身後一輪橘紅色光暈，身旁有數名長袍眾將之團團圍住。

愚鈍如我，當時分不出那是圍殺還是霸凌，直至多年以後，才發現當年以為是六大派圍攻光明頂的壁畫，其實是在表現門徒對耶穌的崇敬。

校園向來嚴禁暴力，或者說，嚴禁「不被許可的暴力」。

以父之名，私校教育的慈愛與體罰並重，各科教師常備各種藤條、木板、鐵尺與熱熔膠，他們從不直接碰觸學生，所謂教鞭，在原本的工具效益（省力高效）以外，也能避免二者肌膚相親，從而降低心理負擔——是藤條在打你，不是我，是規矩在處罰學生，不是老師。

即使如此，也有人因跨不過那道檻而淪為笑柄。某班導師是第一年教書的年輕女子，男學生總愛模仿她高懸空中的右手，一根抽不下來的皮鞭，換來動物性的嘲弄，畢竟在教育裡，痛比愛更有力量。

在教室之外還有另一種圓圈，每日中午學生須按班級排成縱隊往餐廳行進，十人一組，以圓桌共餐。待所有人坐定，由台上的神父宣布開動。餐廳內禁止私語，巨大的空間裡瀰漫食物與青春期的獸臭，開動前，上千雙躁動的眼睛在主菜和同伴身上游移，學生在靜默的儀式裡訓練默契，包括誰能拿走烤全雞的雞腿，誰能吃掉多出來的甜點，誰能放肆，誰必須忍耐。

據說家庭經濟弱勢在公立學校容易被放大，衣衫破爛的同學被班上風雲人物拳打腳踢的畫面，在進入私中後就很少看見了，只因同學多半來自中產階級以上，且在校方嚴格看管之下，決定階級的因素被簡化成兩種——成績與力量。分數頂尖的學生自然擁有一定的話語權，而其餘的同學呢，則靠暴力這門語言的熟習程度來排行。

暴力範圍包括但不限於肉搏，國中時我外號「賤人」，因賤人與君子一樣，只動口不動手。我擅於用各種言詞羞辱他人，徹底印證老師的常說那句話，「態度決定高度」。縱使不能動手，嘴上的兇狠刻薄能讓矮小瘦弱的我，在生態金字塔上可以多高一階。

曾以為校園生活真能一帆風順，該閉嘴時閉嘴，該跑腿時跑腿，偶爾被捶兩下，不至於落入食物鍊底層就好。直到重新編班，遇上了一連串教科書式的霸凌，我才醒悟過來，墜落與否有時只是命，半點不由人。

編班後，我坐在班上最出名的小混混前面，國三是壓力最大的一年。三年級的教室在校舍三樓，窗戶看出去就是教堂頂上的十字架。當班上圍成圈子幹架時，彷彿置身教廷底下的羅馬競技場，特別激發鮮血與獸性。

關於霸凌，往往要先從基礎的踢椅背開始，接著是制服外套上的鞋印，有時下課回教室，發現自己的桌子被踹倒，有時則是書包裡的東西散落一地，一切毫無道理，只為好玩。

相較於家裡的課程，這一切近乎兒戲，ㄅㄆㄇㄏ A B C D，暴力的牙牙學語，我心裡知道小混混與他的兩個跟班並不會真的傷害我，最多只是在我回嘴時以手掌拍我後腦，罵一聲「哩靠北喔」，也就算是努力過了。

班導渾號啄木鳥，人如其名，有些學生在他眼裡就是朽木與蛀蟲。在老師眼中，我和小混混們平日看似打成一片，也就常一起被抓出來殺雞儆猴。平日相交的朋友們對這一切默不作聲，我會在午休時被罰於穿堂鏡子前交互蹲跳，或者把自己趴成一座人肉拱橋，撐著，等待時間流逝，讓穿堂的風吹過被汗浸濕的制服，而不遠處陽光普照，尖頂教堂在地面投影出一枚十字。

我幾乎每月都要走進那座教堂，從數排長椅中間穿過，以抹布或拖把灑掃。一次勞動服務可以消去一支警告，這是定期販售的贖罪券。勞動時會有一名修女或神父在旁監督，小型的十字架高懸在走道盡頭，上面掛著一個半裸男子。

那是代替我們流血的人，神父說，因為我們有罪。

噢，明白了，我有罪，所以我在這裡。

記不得那日在走廊上為了什麼而起爭執，小混混掐著我往窗戶上撞，玻璃碎裂一地，驚動訓導處。不知幸或不幸，我只受了皮肉輕傷，小混混向教官辯稱只是兩人打鬧時的意外，我們一起被罰，一起進了教堂。

五十多歲的修女有著一雙慈愛的眼睛，但我始終沒能問出口的是，為什麼有罪的是我，流血的，也是我。

成為圈內人的那一刻還是來了，我終究沒有辜負父親的教誨，也許暴力真是一種 DNA，無法拋棄繼承的遺產，就像鬍子或陰毛，時間一到，就長出來。

那天的打掃時間，小混混又拍打了我的後腦，我拾起鉛筆盒裡的小刀，轉身，如雨後天輕巧跳過一灘積水似的，越過那條線。他的肚腹被小刀劃開一道口子，我記得小跟班們驚詫的瞪著我，像發現啞巴竟能開口說話。小混混則兩手按著傷口，兩隻眼睛又圓又大，嘴脣半開著，微顫、蒼白，看起來竟像隻飽受驚嚇的松鼠，莫名喜感。

「夠了，」我說。一邊把小刀收回鉛筆盒裡。

流血的是他，事情反而沒鬧到啄木鳥那裡。小混混與他的跟班們對此事三緘其口，但自此以後，我開始走進競技場的圓心，正式從觀眾身分畢業，在那段反覆排演的日子裡領略更高階的語法：原來拳頭打在不同的肌肉和骨骼上，原來能有那麼殊異的觸感，原來血的味道像鐵，原來揍人當下手是不會痛的，

一切感官經驗會在腎上腺素消退之後才姍姍來遲，像進了二輪戲院，畫面在重播時更顯細緻。

學校和家庭分別教會我的，就像陰刻與陽刻的兩枚印章，上面其實都是同樣的句子，要先大聲說話，才有沉默的選項。

之後我沒再進過一次教堂，就這麼相安無事地離校，然後離家，搬到使用另一種度量衡的城市裡，沉默的生活。像把從前的自己入殮，和所以同學斷了連絡，棺木上多貼一道符咒，以求心安。

直到多年後以老師的身分，回到這座只在夢裡重返的學校，才發覺連同我在內，這裡幾乎沒有什麼和從前一樣了。

變化最大的還是啄木鳥。我們約在教堂門口碰面，他已是一名發福且狀似和藹的中年男子，我們在符合社交距離的禮貌對話裡無限迴圈，他盡力表現得像是記得我，但我知道其實沒有。我們並肩走在校園裡，有經過的學生嘲弄似的喊他全名。

「現在的學生比以前難帶吧，」我問。

「是啊，早就不能體罰了，」他說，話音裡有著濃濃鄉愁。

「是啊，早就不能體罰了，」我說。

離開時我們在教堂大門口合影，時間與時間的交界處，十字架是唯一拴住過去的信物。拍完照，然後就沒有了，稀薄的記憶裡提煉不出更多對白，我們就像兩名時空錯置的旅人，在十字架投下的巨大影子裡，沉默以對。